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也羊也伍也 | 漢徒竟反 | 也
韓陵彥也 | 典也遍鄧縣 | 縣上
反紂脫魚 | 反讐 | 眇 | 眇候反
粉余上箭 | 磨瑩 | 過去視音 | 莫
桐眉反繕 | 瑩也軋也 | 煙燭 | 煙燭帝
桐下政定下罪反 | 全 | 向上
本時反上反亦也 | 塵蒲 | 反余
爲尹理時光作田 | 閃反 | 煙燭上
旁反也扇飾鑿基下 | 基下 | 戰悸
牌以兩也紂基下 | 戰悸 | 悸
草茨姓音將 | 將 | 心下徐
茨也丙成 | 成 | 徐心下
丨下 | 垒 | 動渠刃回
丨在鷹注去伐 | 伐 | 季反
草咨高上反聲懇上 | 懇 | 良反
星反小音軍下耕育 | 珍 | 鄧古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星三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氏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惟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
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
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人法
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
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
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
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
故撮略所聞紀之云尔

據略所聞紀之云今
第三引聖寺瑞經
初明聖寺 次明

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庫谷緣附

萬尋上閣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
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異校夜宿梁東便聞
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
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余
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庵弥年禪觀後試造
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
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
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
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元
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
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

星三

二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
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
舌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
使聖寺密尔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徃徑趣石
梁周瞰崖險峻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
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

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
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
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此石
曰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
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万里石等聞
之驚怖曰若尔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

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
壁上鉢岱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
取鉢岱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
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從來道此有
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著
船頭語曰但閉船聽往不勞帆檣也於即依

言但聞颶颶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
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楊都大衍正見
杯度奇衍攔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
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
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
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
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
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
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
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
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星三

三

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達寺花藥果菜充滿今
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雋石文曰晉太
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
所略無定指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号此谷
名爲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
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
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
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
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
都客曰頗聞皷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
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
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病給酒乃是佳藥本所
不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
可應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
能導達久死無恨至九月間剋望尋展幸賜
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皷山東面而

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鋤斂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叟鑊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鑊趨僧並皆返歸惟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間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關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日脩竹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櫓櫈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轍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臾出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域傍有

星三

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和上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住和尚不敢爲礙特明爲諮詢報白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懷恨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云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

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狀如牛白毛黑

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頸臾梵僧
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
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
並閉進至講堂惟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
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

星三

五

孔如口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
人依位坐訖自相供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
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荆北嶺南無處不
至動即千万餘里未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競問來何太遲 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
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
問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
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冀上流整衣將起奄
然失地獨坐盤石枕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
所見唯多岩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
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造年歲久
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

猶聞鍾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駝向我寺取
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 帝曰但任駝行自
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忽奄然如睡忽至
一山名爲真寂山半有寺群沙弥曰高洋駝
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 問曰高

洋作天子何似 答曰聖明 問曰汝來何
爲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
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
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
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 帝曰我
先去尔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
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
帝崩云

岱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
百里極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栢
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号清涼山亦立
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

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

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鍾聲香氣無日

星三

六

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

令會昌寺僧會贊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見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花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間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

來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蜂山龍猛菩薩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爲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号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爲丘寺鑿石爲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還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爲菩薩先以要術爲藥筆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金塊亦余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

星三

七

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雲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峯岫俗号花山中有聖寺鍾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龕像無不真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三

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鉢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鄆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艤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号爲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以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号焉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恠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在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跋山隴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鉢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

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成具

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成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二大蟲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遁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閒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

星三

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去關可十五許里梁州道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人此女人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

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

之不見其迹由是常食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鍾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

終南山折谷內櫻櫛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

倩爲擎樸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爲荷樸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恠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瘧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

如是三返便即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鍾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僧疑是櫻櫛寺問云大德不是櫻櫛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颶颶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躡頓我竊生念時

星三

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云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瓠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所賣瓠盧掛於空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縱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生方現於凡俗耳云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有洲中統通加護極人壽六萬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万歲終六萬歲方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云

瑞經錄序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

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摠會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籍顧復之劬勞幽即

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

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燒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

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

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

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波致然水流冰度

情疑頓波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

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邇若

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恠之與冥

星三

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攬之恐難觀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目所詳示存感通之存數也

初列感應名緣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固
釋普明 釋惠果 釋慧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井東看山魏闔官 周經上天隋楊州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誓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道愁

釋智苑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愁

陳公太夫人 李山龍 李思一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弥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

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弥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賣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云

星三十一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

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梵僧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云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弥勵遂終其業云
又扶風釋道岡者爲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

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云問素誦法華憑誠乞濟有頃見螢光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宋都以般舟爲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問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瑩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閉衆咸敬服云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疏食布衣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大宋大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華十地嘗於圊廁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地獄生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植錢爲造法

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云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擔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

示經錢賊慙而退余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病而卒年八十餘矣

又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

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丈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僧厨食今墮圊廁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云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造觀

星三

十一

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然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有諸佛名今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右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恠自琳居之便歇

星三

十三

弟子爲屋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夜見兩梵僧拔出其頭且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感服其徵感矣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大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亂讀誦法華

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
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

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
果也還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立塔
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云

又范陽王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

死權璣隕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又
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
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

齊武陵世井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
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
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

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平乃集持法華者圍
達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胥舌一時鼓動同見
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云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闈官自慨形餘奏乞
入山服道勑許之乃賚華嚴晝夜讀誦禮懺
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

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一國敬華嚴後尊
恒曰並見侯君素旌異記云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始困
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
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
土墻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云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
為業岐州東山下林寺沙弥誦觀音經二俱
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弥金高
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
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
恨惜所誦多問沙弥住處於是兩辯各鰥所

星三

古

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弥言
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
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
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
星三

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云
釋僧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

淨衣澡沐自爲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云

蜀川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

兩日一遍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先本邑連比十方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禮瓊一

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云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貞鬼山誦經賣麵六斗擬爲月料乃經三周日歟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

星三

時至五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終於京寺還葬山所云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奉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雍州長安縣界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恠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殯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衆矣餘且略之更不多述云

十五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
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
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
寫了下袞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
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
時灰蕩軌于時住馮翊令家相命撥灰取金
銅經軸旣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
不改唯箱袞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
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燶
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
行急不獲潔淨直余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
在瑞經亦存

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
如法親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
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裏結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
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憇窮覓乃於
岩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
以貞觀十一年親自見之云

絳州南孤山隱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
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
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
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
覺愈一部旣了鬚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

病之良藥斯誠驗矣云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
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
香薰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
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
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陀尼經以
爲指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

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
尙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
遶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
端自說之云

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
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啓

星三

十七

羊

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
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
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
乃知非二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
迎延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云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

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間客主
將給之當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
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
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
希向日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
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爽而終道俗哀慟義

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
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華而小頭及手足
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日視之周
身有花摠五百莖七日乃萎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減于
西南山岩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

石室四面鐫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
滿以石錮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
工匠旣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
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大松柏數
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
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
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
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
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
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
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已

與之貪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水洗拭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官亭湖祭神

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華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二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

星三

十八

半

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燄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尔云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心

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有囚數千枷鎖檢繫見一大官坐廳高座問榜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階間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恒施物與之又曰更作何善業龍曰誦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就東北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

師止向法師詣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免諸囚寂尔不見乃放還略見地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云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八日失寤至十三日死經日乃蘇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

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遍至日晚又死明日還蘇自云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星三

十九

一僧證云旻師遣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至家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竟後日昏時頭痛四肢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廝中

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
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
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
人鑽燧得火然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
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爲常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華經普門品嘗

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
須臾著岸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度嘉
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
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

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汎濫頃之達岸經函外
濕內乾今尚在云

貞觀中河東董雄爲大理丞少來信誠疏食
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
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
敬玄司直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鎖專

念普明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鎖忽自解
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
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
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
離甚恠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
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

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
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
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
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
名滿三萬遍畫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
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

星三

二十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
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
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毆之亦不出遂
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
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

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余後每雨小兒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兩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嘗讀法華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

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闍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

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鑑念善誦法華般若數千遍辛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十日爲修三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余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鹿急曳下挽知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遙擲于地亦墮落馬家人輿還至晚鈆云備見闍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

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爲我轉經然燈功德放暫歸便向大衆陳懺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鏤鐵牀揔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放素玉

還告素王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
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
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以解脫又見婆羅門僧
從空中下教素王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
華一遍兩卷並改名爲聲聞又曰閻浮提人
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

三日便鰥家人良賤初如常遇患麟德元年
正月薛將軍宅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
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
掌嘆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
薛將軍遂口奏 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
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
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
胡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
樂聞自云不忘故余云

神僧感通錄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
由道俗化方適緣不一權道難謀變現隨俗

星三

廿二

羊

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爲先故
無常准經云示衆有三毒又見邪見相我弟
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
於季俗一十六聖躬六万而弘持又有九十
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
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流四圍
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
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
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
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調冒精靈
佛於余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爲訕謗終難絕
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
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呼嗟何已
尋滅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蕪
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
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拒六万之脩期
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
豈得以人中之聖賢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

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
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万
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
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
常住万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農堯舜
之獨夫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

星二

升三

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爲住持之臣證
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
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
屬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
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
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岩

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万歲慈氏
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填
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
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
鬚髮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
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

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
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壽住法又
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
六万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
爲利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鍾聲香氣往往
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衡

耆域

佛調

犍陀勒

抵世常

關公則

勝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

桓溫

杜願

廬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極度

釋道岡

求那跋摩

侖兩尼

釋惠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惠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事條不

可具歷故擇出之

宣驗記

劉義

之

冥祥傳

王琰

幽明錄

宋臨

僧史

王巾

三寶記

蕭子良

高僧傳

裴子野

名僧傳

采祐氏釋

續高僧傳

唐氏宣釋

徵應傳

祖合侯君

搜神錄

陶亮并拾遺

旌異記

素君

冥報記

唐氏臨

內典博要

虞孝敬

法寶聯璧

蕭網

述異志

星一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爲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爲官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汎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雖同學但

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汙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夫鱗申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鱗亦下泣便作梵唄亡契爲除鱗內小蟲又作梵語數百言已鱗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鱗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爲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爲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鱗頭尾相去極

星三

大五

遠今尋陽蛇頭蛇尾村是也相去四十里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爲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鬪妾被打死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衡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

難不許東返士衡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棄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晉武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度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頭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未至洛陽誠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爲志見洛官曰忉利天宮鬚驕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更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万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駝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耆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

估客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曰也量其所行蓋已万里之外云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卧其前謂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則此爲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

沙門健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操

星三

六六

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鷁山有古寺塔能建之者其福不貲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卒遂興復以勒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旣持之不移晷而達寺云

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

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王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關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唯勤法華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關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掌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云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蔭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簾于地惘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

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惟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雨起揚沙拌案俱覆法進懾失自責輕侮之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恒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牀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

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兒似百歲者左
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
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
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
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
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
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刑故中州免死
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
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
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
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
澄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
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
勤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
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乃期未至吾
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
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

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
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
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
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爲弟子澄與
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惟而問曰和上道化既
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衆望而與語終
日澄曰此人有遠識非余所知及澄亡安與
徒屬千餘逃難王屋濩澤諸山木食澗飲南
渡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
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
柳中掛一簾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
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鉗捋可上下而
不出腕時俗号印手菩薩羅什之在龜茲亦
遙禮焉旣達荆襄大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
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窻隙出入守者告
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
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撫西北天際重霄旣

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火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沒泰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

星三

廿九

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談便卒葬於五級寺中云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喧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與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云

所之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總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

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昇坐拱默而已一堂惟

章大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凌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

僧飯於座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俟勞精進耶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俗自送天際共追惋恨稽悔累旬云

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凌雲以據峯
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嘗與諸徒
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
返視果及偷爲晉太康中於東岳金輿谷起
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朗一衆不在

星三

三十

毀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
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
臨之則竭明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租
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苻秦並致書遠錫
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
迹名爲神通寺云

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云
杯度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也初
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
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不
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
在水一足投中抃舞而過因号之杯度時在
彭城荷簾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簾當道人嫌
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嘉初
中江南卒羅什聞度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
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

沙門道問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
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

星三

三十一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
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
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
試提之飄若韁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度
江住越城寺忽遨遊放達俳優于冒鎮北司
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鵠之頗傾三杯神氣自

見一人著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
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
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
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
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皆萎唯跋摩鮮淨及卒端坐以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言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疋許繞屍而西南去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倫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家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興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且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皆迎

敬異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鹿異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舍果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牀前曰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一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弥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弥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弥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俄過世唯冢四邊時有白光光嘉

星三

三

末年全猶在世云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

凝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
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
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
有法緣何不精進凝之因說前事僧曰此賓
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
陵惠往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
足不踴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
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
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
形色不改云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達本名黃遷
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
之先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
楊家行般舟勸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
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
至期果卒丈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
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

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
知必盡三更中間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
曰遠公之契至矣尋余神逝云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
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兒秀舉一堂異之
與語百餘尋余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

審上人從何而來曰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
慧朗也云云

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
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
疑刑加錐鋸忤犯者衆聞誌有異長囚鎖于
圓戶誌任之曾無憂患召獄吏曰門外兩輿
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
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曰帝帝
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
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万無一失時又
浪言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
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無

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化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膏雨充洽帝後時縱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以手拍之初不委也俟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卧於空野云

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

星三

廿四

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贊佛歌詠三寶乃至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士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唯人功效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劉氏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兒憂慘其村一歲必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茲隰嵒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刹繫以

梵廟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
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盤禾御
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礮而卒
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
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礮覓之得之凶士不得
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

三十五

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

尚之云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星二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星三

反樂酒萃才遂隙嵐上音碧
也欲也及州名下部蠶繭俗作字
也露蚕反也及州名下部蠶繭俗作字
番禾上音及州名下部蠶繭俗作字
光轄詩云云德轄如毛民
克莘之音遊追反巨部蠶繭俗作字
莘之音遊追反巨部蠶繭俗作字
沙礮下音及州名下部蠶繭俗作字
葵子上音及州名下部蠶繭俗作字
葵子追反巨部蠶繭俗作字
汝露大反玄字